

臺灣南島民族神話與儀式中的多元族群文化

高怡萍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位於世界南島民族分布的最北端，在與其他南島民族的關係方面，學者認為南島語族可能是五千年前由亞洲大陸遷入臺灣，再向外遷徙到太平洋與印度洋各地，然後逐漸向大洋洲一帶擴展 (Bellwood, 1997)。此外，語言學者從語言特色來分析，南島語包含四個亞群，其中臺灣原住民語言就占了三個，保留了最多古語的特徵，應該是最古老的南島民族居住地之一，因此主張臺灣是南島語族是向外擴散的源頭 (Blust, 1985:45-67; 李仁癸, 1997, 1999)。

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臺灣是南島民族發源地之一」，因為臺灣原住民之中，許多民族與海洋並無任何關聯，主要分布地帶都在海拔一、兩千公尺以上。然而在南太平洋古文化的 26 項特質中，小米祭儀、嚼檳榔、樹皮布、紋身、口簧琴、年齡階級、洪水傳說……等文化特質，卻普遍存在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由此可見，臺灣原住民族與太平洋群島的民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Bellwood 2000)。以下將從達悟族、賽夏族與噶瑪蘭三個民族的創世神話與儀式來介紹臺灣南島民族如何與外來文化接觸與互動。

一、達悟族與菲律賓巴丹島民的通婚與遷移

考古學者認為巴丹群島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聚落是在距今四千年以前由臺灣遷移而來，其後與臺灣密切的持續往來至少持續到距今一千三百年前，蘭嶼和菲律賓巴丹島的原住民，都來自於臺灣東海岸的南島民族，是今日達悟族和巴丹島民共同的祖先 (P. Bellwood & E. Dizon, 2005: 33, 臧振華, 2005)。

臺灣南島民族的神話傳說中，保留著許多該民族與他族互動關係的記憶。以達悟族與巴丹島的關係來說，達悟族共有六個部落，其部落建立的始祖傳說，大都與巴丹島民有關。例如在椰油部落的始祖傳說中提到一位來自巴丹島的女子是椰油部落許多宗族的先祖：有一天椰油部落的老人吩咐孫子到海邊取水，年輕人在海邊看見一個漂流的箱子，裡面有位少女。年輕人的父親問少女從那裡來？少女說她是巴丹島人，島上鬧饑荒，她父親只好用箱子送走她，並祈禱

她能漂流到蘭嶼，天神聽到以後，就讓她漂流到蘭嶼島上。一家人聽完之後非常感動，年輕人的父親又問少女，是否願意嫁給他兒子？於是年輕人與少女結為夫妻，幾年後生下很多孩子，成為椰油部落多個宗族的祖先（余光弘、董森永，1998：35-39）。

野銀部落的創建傳說則是與一位巴丹島男子有關，傳說中並且顯示出兩地居民頻繁往返的關係：巴丹島的 Simian Voang 和同伴一行 6 人來到蘭嶼，他娶了紅頭部落的寡婦為妻，然後返回巴丹島生活。若干年之後由於飢荒，全家人舉家遷居蘭嶼，在馬鞍藤枯死以後，他們搬來本地定居。由於馬鞍藤的達悟語是 Ivalino，所以大家都稱呼野銀部落為 Ivalino（余光弘、董森永，1998：39-47）。達悟族部落的建立與巴丹島有關，說明了兩地的南島民族透過通婚的方式，跨越島嶼互相連結起來，這些傳說驗證了兩地原住民在歷史上的頻繁互動關係。

二、臺灣南島民族與矮黑人的互動關係

臺灣南島民族之中流傳著許多關於矮黑人的傳說，他們的身高不足 150 公分，捲髮短鼻，性情狡猾擅長爬樹，習性與生活在爪哇、蘇門達臘、馬來西亞、菲律賓巴拉望、民答那峨與呂宋島的矮黑人（Negrito）相近。由考古資料發現，矮黑人的存在早於南島民族遷移之前，目前南太平洋島嶼上所生存的菲律賓海洋黑種人，不同於現在的南島語族，但由於已被同化，目前除了膚色以外，語言與文化都已消失（賈德·戴蒙，1998；陳乃菁，2004）。這些矮人也曾經活躍於臺灣島上，後來卻突然從臺灣史中完全消失，目前僅能從各族流傳的神話傳說中得知他們曾經在臺灣生活的片段。

相傳布農族稱矮黑人為「來庫倫」，布農人為了躲避瘟疫由南投縣巒社遷居清水部落初期，曾與當地矮黑人發生戰鬥，最後達成友好協議，矮人還教導布農族種植小米與改善狩獵技術。魯凱族約在七百年前遷居舊好茶的時候，當地也有矮黑人居住，他們獲得矮人同意後才定居下來，並且和矮人混居通婚，矮人從山上搬運巨大的石板，為魯凱族留下五棟靈屋。

與矮黑人傳說關係最密切的原住民族，要算是賽夏族，「矮靈祭」是賽夏族最重要的代表祭儀。

三、賽夏族的創世神話與矮靈祭由來

矮靈祭的由來與矮人達愛 (taai) 的神話有關，相傳古時賽夏族和身高不滿三尺的矮人達愛毗鄰而居，他們將較先進的農耕技術和知識傳授給賽夏族，所以賽夏族將矮人視為恩人，在每年慶豐收的祭典，都會邀請矮人作客同歡，以維持兩族友好的關係。然而矮人經常調戲賽夏族婦女，族人對此感到不滿，礙於長老勸阻與作物豐收的緣故，只能百般忍耐。有一回賽夏人下定決心要報仇，他們將矮人經常乘涼的山琵琶樹砍到將斷未斷，等矮人全部爬到樹上以後，樹枝因無法承受重量而折斷，矮人們全部掉入溪谷死亡，只剩下兩名生還的矮人跑去向長老哭訴。矮人們詛咒賽夏族的農作物會遭到老鼠與麻雀偷襲，族人則會遭受毒蛇和猛獸啃噬。經過這次復仇，賽夏婦女雖然不會再被矮人調戲，但是農作收成年年欠佳，還不幸爆發大規模死亡的瘟疫；於是長老們決定遵照少數生還矮人的囑咐，每隔一年舉行矮靈祭，悼念往生的矮人，以求部落平安、作物豐收，在農曆 10 月 15 日起連續三個夜晚舉行。矮靈祭的儀式，從迎靈、延靈、娛靈、逐靈到送靈，每段儀式都配有歌舞。每隔一年的農曆 10 月月圓之時，是迎接矮靈歸來的日子，從祭典一個月前開始，族人擇期聚會商議祭典相關事務，迎接矮靈祭的來臨，練唱平時忌唱的迎靈歌曲。族人必須遵守矮靈留下的勸戒，彼此和樂相處，前嫌積怨皆應釋懷，心存不敬者必遭懲罰。

流傳在賽夏族各部落的創世神話也提到了鄰近的民族：很久以前天神造了人類，建立許多部落。後來發生大洪水，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死，有個男子獨自存活下來。他從大壩尖山上四處張望了很久，發現水面上還漂浮著一個小孩，坐在織布機的經線筒中。他先祈求天神能讓人類再度繁衍，然後把孩子打撈上岸，將小孩身體各器官包括肉、骨、胃、腸等不同部位切割成許多小塊，包在樹葉裡丟進海裡。接著小孩的遺體碎片紛紛化成活生生的人類。其中從肉變成的，就是賽夏的祖先，從骨頭變成的是泰雅族的祖先，而從胃、腸變成的分別成為客家人與閩南人的祖先（朱鳳生，2005；林修澈 1990；陳春欽，1996）。

在賽夏族的創世神話中發現，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透過神話與儀式留存下來，而且他們的農業生產技術是向外族學習得來。縱然矮靈祭的神話與儀式記憶的是賽夏族與外族接觸的事蹟，卻完全不影響矮靈祭成為代表賽夏族的重要祭典，在賽夏族的創世神話中，賽夏族的祖先和其他民族的祖先是在

大洪水之後一起被創造出來。

不過，並非所有的創世神話都會提到其他民族，例如：噶瑪蘭族的創世神話中噶瑪蘭的始祖是一對夫妻，既是天神也是噶瑪蘭人的始祖，並沒有包含其他民族。

四、噶瑪蘭族的創世神話、亡靈祭的由來與天主教信仰

在噶瑪蘭的創世神話裡，起初只有一對夫婦，是噶瑪蘭的祖先。女的叫 Mutumazu，男的叫 Siagnau。Mutumazu 本來是住在天上的女神，因為看到 Siagnau 很窮沒有東西吃，才到地上來播種解決饑荒。Mutumazu 懷孕生下一個男孩，她因為要到山地耕作，便由 Siagnau 照顧小孩。Siagnau 很懶惰，小孩餓了就餵他吃螃蟹，傍晚 Mutumazu 回家後發現，小孩肚子已被螃蟹咬爛死亡，她傷心的將小孩埋葬。過了二天，Mutumazu 擺了許多飯菜，舉行亡靈祭。在儀式中，她看到小孩回來，向他道歉。等小孩吃飽後告訴他：「我們的路是不同的。」結束第一天的亡靈祭，請他回去。接下來連續做了三天的亡靈祭，她想小孩和他們的路畢竟不同，最後她請小孩吃飽後回去，不要再回來跟他們見面了。接下來那天，Mutumazu 在庭院裡收集許多乾草燃燒，等煙冒出來，她便和煙一起昇上天去了。Siagnau 也學她如法炮製，也上昇到天上去了。就這樣二個人變成天神。從前天神可以上上下下，自由往返於不同的世界中。住在地上的後代子孫，如果有什麼問題、困難，像生病等，Mutumazu 會教導人們如何診療和解決的。大家並不直接喊女神的名字 Mutumazu，而稱她為 salamai，她們說從前有個女人因為小孩死掉，哭得傷心欲絕，非常捨不得她的小孩，於是邊唱歌哀悼，一方面又擔心他肚子餓，所以餵東西給他吃，這就是噶瑪蘭人的起源、死亡和亡靈祭的由來（劉璧榛，200；清水純，1998）。

從這個神話可以了解噶瑪蘭人對於天界、人界與亡靈祭之間的關係。他們相信，神就是祖先，住在天上的另一個世界中，而亡靈祭就是將活人／祖先和神的世界區隔開來的象徵儀式，經過這個儀式，人與神才真正區隔開來。人死後會到另一世界去生活。因此，亡靈祭對於噶瑪蘭人的宇宙秩序，是至關重要的（清水純，1992[1986]）。噶瑪蘭神話中最高的天神是一個男神和一個女神，天主教所敬拜的耶穌和瑪麗亞也是一個男神和一個女神，透過傳統祖靈信仰概念來解釋外來的宗教信仰。由於這樣的對應關係，因此對天主教信仰的接受度

遠高於基督教或其他外來宗教，噶瑪蘭人以自己的想像去建構天主教，選擇性的加強相同點，而忽略相異點，他們並不認為接受新的信仰與傳統的祖靈觀之間是互相衝突的。

五、結論

臺灣南島民族的神話傳說中，保留著豐富的該民族與他族互動關係的記憶。在這些神話與儀式之中所蘊含的內容，有時是臺灣先住民對於過去的記憶或想像，有時則包含著他們如何思考人與神、我群與他者、此世與來生的關係。

對於記憶我群與他者關係的部份，可見於達悟族部落建立的始祖傳說，保留著與巴丹島民互相往來與通婚的情節。或者曾經與布農、魯凱、賽夏等族頻繁接觸的矮黑人目前在臺灣早已消失蹤影，他們比南島民族更早在臺灣島上生活，現在僅能從各族流傳的神話傳說或儀式中來理解他們過去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雖然矮靈祭記憶的是賽夏族與外族接觸的事蹟，卻完全不影響矮靈祭成為代表賽夏族的重要祭典。

而對於思考人／神、此生／來世關係的部份，在噶瑪蘭族的創世神話中，他們的始祖是一對夫妻，既是天神也是祖先，透過亡靈祭將人與神的世界區隔開來。噶瑪蘭的創世神話所關心的思維是如何維持宇宙秩序。我們可以發現噶瑪蘭人在與外來宗教接觸的過程中，繼續承襲這種觀點來看待人與神的關係，噶瑪蘭最高的天神是男神和女神，天主教所敬拜的耶穌和瑪麗亞也是一個男神和一個女神，由於亡靈祭具有維持宇宙秩序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在接受基督教或天主教後，仍舊堅持舉行亡靈祭。透過南島民族的神話與儀式，不但更能理解他們的宇宙觀，也更能了解他們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思考與外來文化的關係。

六、參考文獻

1. Bellwood, P. (1997).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Newsletter of Chinese Ethnology*, 35, 1-26.
2. Bellwood, P. (2000). Formosan Prehistory and Austronesian Dispersal. In Blundell, D. (eds.), *Austronesian Taiwan* (pp.337-365).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3. Bellwood, P., & Dizon, E.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1-33.
4. Blust, R. (1985).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26(1), 45-67.
 5. 朱鳳生 (2005)。賽夏族的神話故事及習俗。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6. 李壬癸 (1997)。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移（64 頁）。臺北：常民文化。
 7. 李壬癸 (1999)。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3 頁）。臺北：鼎文出版社。
 8. 余光弘、董森永 (1998)。臺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9. 林修澈 (1990)。臺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0. 陳乃菁 (2004)。神秘矮黑人流傳原住民部落。新臺灣新聞週刊，435。
 11. 陳春欽 (1966)。向天湖賽夏族的故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1，157-192。
 12. 清水純 (1992[1986])。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余萬居譯。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出版手譯稿）。
 13. 清水純 (1998)。噶瑪蘭族神話傳說集：以原語記錄的田野資料。臺北：南天。
 14. 楊政賢 (2012)。島、國之間的「族群」：蘭嶼 Tao 與巴丹島 Ivatan 的口傳歷史。南島研究學報，3(1)，27-54。
 15. 賈德·戴蒙 (1998)。槍砲、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出版。
 16. 劉璧榛 (2007)。稻米、野鹿與公雞：噶瑪蘭人的食物、權力與性別。考古人類學刊，67，43-70。
 17. 臧振華 (2005)。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1(1)，135-151。